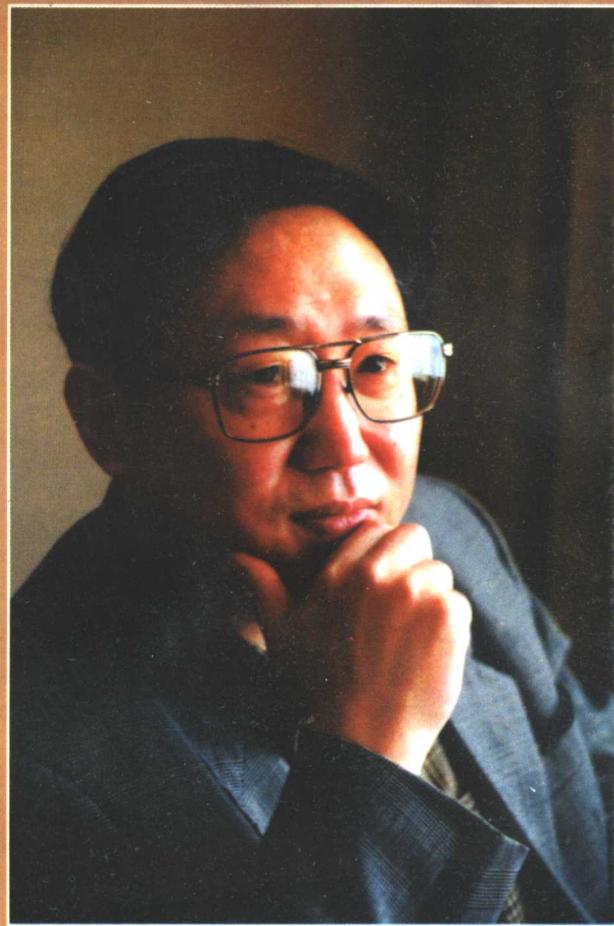


高洪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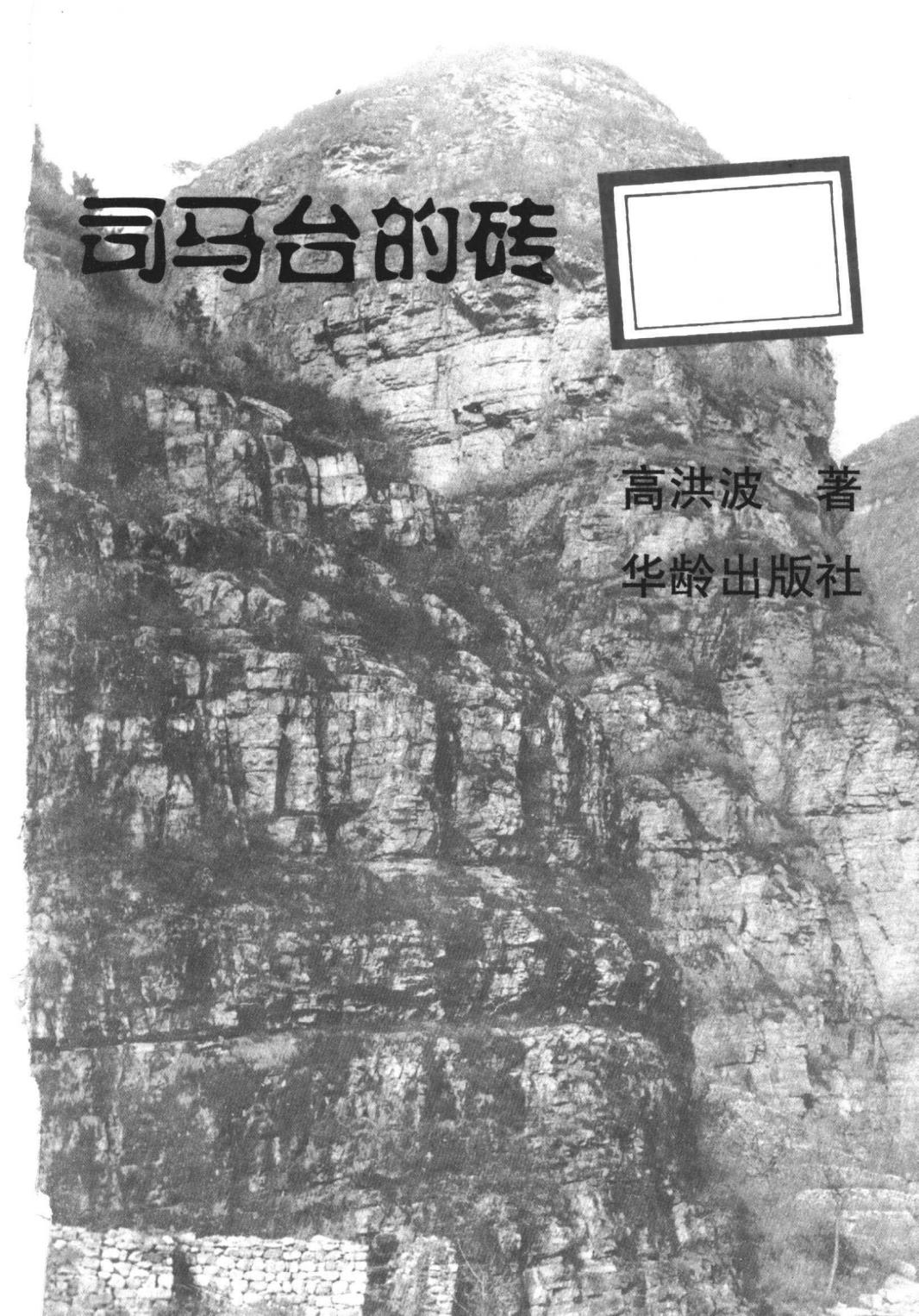


SI MA TAI DE ZHUAN

司马台的砖

华龄出版社

SI MA TAI DE ZHUAN SI MA TAI DE ZHUAN



司马台的砖

高洪波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台的砖/高洪波著.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6. 10
ISBN 7-80082-761-5**

I. 司…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459 号

(京) 新登字 068 号

《司马台的砖》

高洪波著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

邮编: (100034)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5 印张 340 千字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7—80082—761—5/I · 125

定价: 22.80 元

内 容 提 要

著名作家高洪波，以独具特色的散文随笔而名世。该文每由至情化入至性、智慧、豁达、健朗，沛然焕发出浓郁的诗意。本书收其近作150余篇，感时论世，品味人生，犀利中见诚挚，平淡中显深邃，为开卷有益之典型，休闲难得之精品。



目 录

第一辑 人物速写

砚友	(3)
儒商范平	(8)
林阿绵	(11)
郑渊洁	(13)
何志云	(15)
范向东	(17)
谢永旺	(19)
陈建功	(21)
高红十	(23)
袁和平	(25)
萧建国	(27)
燕治国	(29)
罗生	(31)

◀司马台的砖▶

岳母柳青	(34)
画人鲁光	(36)
女编辑	(39)
梅兰印象	(44)
别鲍昌	(47)
葛洛先生二三事	(52)
遥寄锦州	(57)
玉 碎	(60)
我的船长	
——缅怀冯牧	(64)
合肥灯火	(71)
醉石图记	(74)
读汪琐记	(78)
国宝史树青	(83)
曲阳石工	(88)
大猪与大象	(93)
妙 人	(95)
桂 画	(98)
泰山毕玉堂	(102)
一个人和一篇文章	(105)
小 友	(108)
金门来信	(112)
一日三泰斗 逢之受祥光	
——钱钟书先生祝寿记	(117)
淮南行	(120)

第二辑 世相漫笔

拔笔四顾.....	(129)
崇高仍在.....	(132)
检查之检查.....	(134)
法律与规律.....	(136)
赵树理的性格.....	(139)
开场白.....	(142)
由“伪劣科技案”说开去.....	(144)
热门书.....	(146)
何必“三然”.....	(148)
无冕与无奈.....	(150)
顾问现象小议.....	(152)
裴启了不起.....	(154)
妙 方.....	(156)
老乡的理论.....	(158)
歪打正着.....	(160)
随意读书.....	(163)
读史札记.....	(165)
文化吉卜赛.....	(168)
名人与题词.....	(170)
纪念与品.....	(173)
说成功.....	(175)
心理障碍.....	(178)
且说研讨.....	(181)
偶游惠州.....	(184)

◀司马台的砖▶

读趣闻	(186)
杂说“死计”	(189)
未必吃在中国	(191)
文学与壮阳	(193)
文稿东南飞	(196)
人造金刚石	(199)
又见何首乌	(201)
检麻烦之后	(204)
怪宫，怪哉	(207)
女儿的校服	(210)
“辉煌”何其多	(212)
酒食地狱	(214)
说拍卖	(217)
“人质”现象	(219)
语言的误区	(221)
溢价还是议价	(223)
谁主宰谁？	(225)
认祖归宗	(227)
中华月饼王	(230)
鹰捕雀图	(233)
遭遇激情	(235)
止谤奇方	(238)
水火小品	(241)
休闲人语	(243)
利用发明	(246)
望文生义	(248)
记忆与遗忘	(251)

古董因缘之外	(254)
儒帮与丐帮	(257)
女性心理一瞥	(260)
对联与对象	(263)
天一阁的题外话	(266)
公梨和母梨	(269)
旅伴与伴侣	(272)
天下第一说名牌	(274)
夹带与贡院的往事	(278)
屈原·贾谊及长沙	(282)

第三辑 生活韵味

司马台的砖	(289)
女性世界	(292)
滞客	(296)
五彩城	(299)
烟雨秋风司马台	(301)
上海一日	(304)
金陵走笔	(309)
金川三日	(313)
拾果云蒙山	(318)
强强，你好！	(321)
藏香	(325)
雨中	(329)
剪蝈笼	(333)
不向人间使小钱	(336)

结婚那一天	(338)
听 琴	(341)
雪浪石记	(345)
找 命	(349)
蟠 蟠	(353)
蝎 蝎	(358)
读雨花石	(362)
家庭影集	(366)
共 鸣	(369)
大戈壁	(372)
京都乡党	(375)
洮 砚	(379)
闲话京味儿	(384)
老 车	(387)
石狮购物记	(391)
普陀还魂草	(393)
救心丹	(396)
砚铭记趣	(399)
寿山石记	(403)
宝石梦幻曲	(408)
我与砚台	(412)
贺兰砚	(415)
身边的警方	(418)
身边的案例	(422)
松花江上	(426)
说 壶	(429)
回首人生	(432)

聚首快乐楼	(435)
落 马	(439)
难忘的一幕	(443)
喜欢丰子恺	(447)
对焦、闪光及照相	(452)
为二十一世纪祈祷	(457)
诗意人生	
——高洪波散文品读札记	古 耙 (460)
后 记	(465)

第一辑

人物速写



砚 友

近年来我喜欢逛古玩市场，不为别的，只奔砚。

砚这物件，说简单也简单，一块能磨墨的石头而已，何况现今盛行墨汁，把砚的功能取代得好彻底！但话还真不能这样讲，砚里面的学问之大之深之广之厚，一本书也写不尽。人们常说文人的笔耕生涯，笔耕的可不就是砚田！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买砚等于贾客置田，很庄重很严肃的一件事。

去年除夕时节我买过一方古砚，砚上署名“晓岚”，铭文时间为“嘉庆癸亥”，内容仅八个字：“作作有芒辛不太刚”。买到手之后曾写过一篇《买砚》的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除描述了逛古玩市场的感受外，主要是讲出了买到一块假古董的体会，因为我认定“晓岚”为“纪晓岚”，卖主则告诉我（当然是交钱之后）是另一个“晓岚”，说完了就窃笑。

我买这方古砚的过程极简单，不料想却引出了两个有趣的人。一位是张中行先生，另一位也姓张，名雅宗，全是砚迷。

先是张中行先生托人找到我，约定在马凯餐厅便宴，让我届时将古砚带上一观。

这很让我受宠若惊。张老先生的文章洗练老辣，浑然天成，本来早就想拜访，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没想到一篇小文居然使张老主动邀请。我兴冲冲携两方古砚，当然全是有铭文的，除“晓嵒”砚外，还有一方是“朱竹垞”，即大名士朱彝尊，边款铭文是汉篆，砚背是王羲之的一段《兰亭序》。

张老观砚，只用眼角略一瞄，然后掂了一掂，说你玩了多久？我说一二年。他一乐，说难怪难怪，这两块砚全是假的，清中晚期的货。说这话时，张老寿眉下的眼睛闪出机敏的光。好像怕我误会，他又说道：“我是快人快语。当年我的老师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才知道什么是假。’同学们接着追问：‘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艺儿？’马衡先生又慢悠悠地说道：‘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

“当时我们认为马先生逗着玩，后来才渐渐明白他老人家讲的是至理明言，真东西看多了，见多识广，假玩艺儿自然一目了然。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张老轻轻为我讲述一段掌故，使我茅塞顿开之感。感到用两块假古董砚台换得张老一席教诲，太值得了。更何况还有马凯餐厅一顿美味小吃！

本以为关于“买砚”的故事已经结尾，不料一日接到一个电话，自称“张雅宗”，弟弟在《北京日报》工作，于是很方便地打听到我，意图很简单，想听听我那方古砚的购买过程。

我简略告诉了张雅宗这砚的模样款式，并坦率地讲出了张中行老人的判定。雅宗在电话上默默听着，快结束时问我一共

收藏有几块砚台？我如实告之，还把几块大砚台给描绘了一番，不料想这位陌生的砚迷一听便要登门观砚。口气诚恳，诚恳到你不能也不忍心推辞。

放下电话半个小时，有人敲门，开门迎入一位中年汉子，质朴拙讷，目光里充满敬意和谦恭。这自然是砚迷张雅宗。

需要补充一点，来我家之前雅宗说最近有一本《民间收藏指南》的书，问我有没有？我说刚在智化寺购到。“那就好了，你在 105 页能找到我的名字。”

放下电话即查《民间收藏指南》，果然在 105 页上赫然有一段文字：

“现代的一些大收藏家，或者一些收藏古玩字画者，其中有相当一些藏品是通过祖传继承而来。如砚石鉴赏家张雅宗的部分收藏便是从其祖父传来。其祖父在北平城南居住时曾与《老残游记》的作者、著名收藏家刘鄂为邻。受刘鄂收藏的影响，其祖父在经商之余也附庸风雅，收藏了不少石头，现在便传到了张雅宗手里。”

敢情登门访砚者竟是一位有名的金石鉴赏家，难怪如此入迷和急切。

张雅宗坐定，我请他把几方古砚一一观赏，他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马上投入到一种巨大的喜悦中。某砚为易水紫砚，清早期；某砚为端砚，老坑石，但可惜过薄；某砚为老石新工，雕法却不失大家风度；某石为歙砚，款式显然为明式，值得珍藏……当看到“晓岚”与“朱竹垞”砚时，张雅宗叹一口气，说这两方砚给张中行老先生看，实在委屈他老人家的法眼。

观赏砚石时，张雅宗目光炯炯，谈吐机敏，断代果断自如，分明是一个将军在检阅士兵方阵。话题一转向日常生活，他马上就显得拙讷古板，语言枯涩，真是一个怪人。

怪人张雅宗邀我到琉璃厂买砚。我兴冲冲前往，在虹光阁，雅宗把我介绍给年轻的经理，他们好像很熟悉。虹光阁楼上鲜有人至，地上码放着三个装汽水的塑料筐，筐里全是各种上不了柜台的砚石，大小各异，色调以黑、紫为多，价格不贵，几元或几十元的都有，最高价格的也不过百元。

我挑了两块小砚，一方有盖，一方缺盖，雅宗说这两方小砚是“写经砚”，质地不错，又说凡是砚台以石为盖者，你看都别看，准是劣砚。

买定两方小砚，雅宗邀至家中小坐。在琉璃厂附近一条胡同里，有一处大杂院，雅宗的斗室便在其中。室内陈设较乱，墙上是启功先生的字，原来雅宗同时是书法家，书法家的居室仿佛佛理应这般杂乱似的。桌上四处是砚台和书籍，还有一支造型巨大且沉重的毛笔，以铜为笔的两端，粗如拇指，重逾二斤，雅宗说这是用一块整铜车成的笔，亲戚是车工，用了一天才完活儿。“这笔写字可有力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

下个节目自然是观砚侃砚。雅宗抱出一摞日本出版的砚书，说日本已把砚文化发扬光大到极致，文人书斋如无好砚，是很丢脸面的。然后他一一拿出自己几方藏砚，从鲁砚、端砚直到歙砚，为我细陈其微妙处，边说边走到屋外，在阳光下展示，说只有在阳光下才能最真实地看出砚的质地、花纹和色泽。

看完几方小砚，雅宗静静地告诉我，说自己负债累累，为的是买一块七星端砚。他又说起自己有几方珍贵有名的好砚，轻易不示人，在郊区另一处自己的住宅里……

我自然无缘目睹张雅宗那些惊人的收藏，我们仅仅是初交，为着那一篇不经意写下的小文。但透过初初交往，我发现我的砚友那朴拙的文人气令人喜爱，他在砚的世界里遨游，沉浸在砚石上的一星花纹、几缕光泽上，他属于砚痴或是砚迷型的文